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二十七回 假充投草寇被誅 奉聖旨開科考武

蘇保領了樹春之計，即時打扮停當，望烏鴉山而去。先說烏鴉山郝達同熊文熊武，一連得勝，官兵敗走，日日在山寨飲酒作樂。忽見嘍囉報說：「外面有一個漢子，叫做蘇保，要前來投充大王帳下。」郝達吩咐著他進來。蘇保便隨嘍囉入內叩見，郝達熊文熊武看見蘇保一條大漢，心中歡喜；便問道：「你哪裡來的？」

蘇保道：「小人慕大王威名，在武林前來，願為大王帳前效助微力，殺散官兵，望大王收留。」

郝達熊文熊武信以為真，便命蘇保更換號衣，與眾嘍囉輪流巡更。到了七月初七，正值蘇保巡夜。郝達熊文熊武在營中排設酒筵，慶賞七夕，直飲至三更後，方才罷席。俱各酩酊大醉，靠桌而睡。外面眾嘍囉亦各飲得大醉，斜東倒西的睡。蘇保有事在心，不敢多飲，見眾人睡熟，持一把小刀，放下膽兒，悄悄入內，東張西望，見三位強徒倚桌而眠。四顧無人，拔出刀來，望熊文背後一刀砍下，頭已落地。

郝達驚醒，興目一看，跳將起來，卻被蘇保將刀劈面砍下，一跤跌倒在地亂滾。蘇保將刀一連砍下，正在割取首級，只見熊武驚醒起來，蘇保是不曾吃酒，精神旺盛，把刀狠力往熊武一砍，熊武是大醉，手足浮虛，不能抵敵，仰後跌倒。蘇保上前取了首級，懸在腰間。幸月色微明，連忙尋路回營。方總兵大悅，將首級懸竿在營外示眾，記上功勞簿。招降了烏鴉山嘍囉，擇日班師。

方爺邀同樹春到京奏聖旌獎。樹春不肯道：「小將本欲赴京，奈何妻小俱在孟家莊。待小將前去接來，再動身進京，讓蘇保跟隨老總兵就班師便了。」

方總兵道：「如此老夫先行，小將軍剪除大患，萬民盡皆仰賴。」

樹春道：「豈敢！不過托天洪福，偶爾成事，何敢言功？」

不日，樹春辭別總兵，同柴君亮來到孟家莊，見過孟員外。眾姐妹聞知，俱出來廳上相陪，只是不好言談。獨有月姑在後面房裡，樹春看不見月姑，心中不悅，面上有愁容。柴君亮叫道：「員外，今日我妹夫要看看妹子，所以來此。」

孟員外便命丫環同樹春到裡面去看月姑，那柴君亮為人性直，看見眾姐妹在此，便說道：「妹子，你們都是女流之輩，來此做甚？還不快快回去，免使家中懸望。我要同妹丈進京，若不然同妹子一齊回鄉。」

羞得眾姐妹滿臉通紅，一時掩不住柴君亮的口。員外聽見此話，心下方覺明白，原說她們不像男人行動，只是不好辯白，算來一夫九婦，人間稀少。又兼個個丰姿美貌，武藝高強。小桃心中怨的君亮多言，如今雖被他曉得女扮男裝，料亦不妨。只是被他家許多的人笑煞，到是不雅。柴素貞想起哥哥尚未有室，心中打算道：「待我與員外商量，將飛雲姑娘親手攀對我哥，只是未知員外肯麼？」

便向員外說明其事，孟員外大喜：「老夫正有此意，只是不好開口。到是小女醜陋，休要嫌棄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這等說，待俺得官回來成禮便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酒席完備，大家俱各入席坐定。酒過三巡。樹春開言道：「你們眾姐妹拋離家鄉日久，父母在家豈不懸望？如今你們先自打點回家，我與舅兄要往京中去，有無官職，即就歸里。」

眾姐妹道：「我們已到此間，況又各有武藝在身，若不趁此機會為王家除害，建功立業，等待何時？」

柴君亮道：「還是不要同去，回家的好，考試武場中，耳目所昭，倘若機關洩漏，不但前程難求，大家俱有欺君之罪。那時怎樣了賬？」

小桃道：「大爺已不肯同去，大家分巢散伙罷。誰人管得小姐？哪個敢欺我們？」

樹春心裡巴不得姐妹同去，即說道：「既是你們這般高興，同去便了。」

眾姐妹方才大喜，少刻酒散，各歸安歇。到了次日，大家辭別員外，上馬往京中而去。惟沈月姑不去，在孟家撫養孩兒。孟安人看待月姑，猶如己女一般，飛雲彩雲勝如同胞姐妹。每日共做女工，玩弄孩子，此言按下不表。且說方總兵奏凱回京，將平定烏鴉山功勞奏明聖上，龍顏大悅，加封方總兵為威寇大將軍。賞了游擊蘇保，領兵前去征剿。又張掛皇榜開科取武，不論僧道軍民人等，許其赴考。欽點大國舅韓羽，繼國舅方治忠主試。

樹春眾人，不上幾日，已到京中。見王城內外英雄齊集，鬧動紛紛，樹春一起人多，況又日色已晚，一時無寓安身，眾人俱皆著急。樹春道：「我父親在日，與五軍都督周元棟，乃是至交好友，如今事到其間，不如去周府借宿一宵，再作打算。」

眾人各言有理，一同到周府而來。門上入內稟知，周爺大悅，傳請入內，眾人一齊上前拜見。周爺問樹春：「這幾位是誰？」

樹春指柴君亮道：「這是妻舅柴君亮，餘者與小姪曾經八拜之交。」

周爺把眼輪個看過，然後招的樹春，到書房說道：「賢姪，我看那八位有些古怪，不是男人模樣。」

樹春聽見此話，作了一驚，果然他眼力高強。瞞過許多之人，皆看不出，今日被他看出破綻，只得再三隱瞞。周爺口裡不言，心中只是猜疑不定。吩咐備酒款待，打掃房間，整理鋪張。酒罷，各人作別回房，閉上房門。周爺覺得不明白，獨自悄悄來至房門外。只聽見樹春說道：「賢妹，裡面去睡罷。」

小桃道：「不要聲聲賢妹，賢妹，叫得親熱，露出馬腳。」

又聽見柴君亮問道：「妹夫，我要問你，方才周爺招你一人，去說甚事情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週年伯眼力實在高！一看見她們姐妹，就疑她們不像男人，所以招我到書房問個端詳。我咬定口舌強辯，一些不敢露出破綻，觀他心中尚是半信半疑。」

小桃道：「如此說，還是賢妹賢妹，叫不住口！幸虧夜深無人知道，若是日裡，須要關心提防。」

周爺在外高聲叫道：「老人家的腳腿斷了，快快開門。」

眾人聽見，大驚失色，樹春把手搖道：「機關已是露了，有我在，你們不用著忙。」

即開了門，周爺走進裡面發惱道：「我與你父何等相交，情同手足，你這小畜生反來欺我麼？哪裡去勾引這些賤人，前來混賬！別人由你欺侮，不該欺侮我。你還硬的嘴臉，說是男子漢，不是我留心打聽，反被你這畜生作弄了！家人們快快把他們個個拿住，待我明日奏過聖上，國法森嚴，那時決難饒你。」

樹春同眾人嚇得面如土色，無言可答，只得一齊跪下。周爺道：「你到底什麼緣故，勾外這些賤人，前來混賬？快快說個明白。」

柴君亮道：「妹丈，事到其間，不要掩飾。周大人是有德之人，講個明白，決沒有難為處。」

樹春無奈，只得把前後事情說了一遍：「望老伯憐情遮蓋！況她們俱是皆成武藝，欲為國家效力。」

周爺道：「若是裙釵之女，雖有武藝，來此赴考，亦不相干。若被朝廷知道，難免欺君之罪。若還要我遮蓋，這個念頭休想。到是大家走散為高。」

柴君亮說：「不錯，這件事既是大人遮蓋不來的，大家走散，不要害人受罪。連我們亦俱有罪。」

小桃道：「那真是來得去不得，如今高掛皇榜，奉旨開科取武，不論軍民僧道，只要武藝超群。」

周爺道：「皇榜未曾寫下，不分男女，一體赴考字樣。」

小桃道：「我們一班雖是女子，只是比男人勇猛，個個英雄，故此打扮特地前來赴考。大人若許便罷，若不許我們大家走散，

另尋下處，倘若機關不露，休再提起。若然露出，那時再作主張。我們只說周某人的親眷，叫我們來此赴考。」

周爺聽見此話大怒道：「你這賤人好利口，我不惹你，反來纏我。」

樹春叩頭道：「求伯父帶念先父之交，萬望寬容，周全一二。若還伯父不肯相容，徒使埋沒了眾位女英雄。」

周爺抓頭抹耳，沉吟半晌，方才笑道：「若是外人，我便奏聞聖上，捉拿問罪。只是這班都是你的妻小，看你面上，不便擒拿罷。這件事情，就是這等嬌妝赴考，斷然不妥。待我與主試官商量，若得他們容許，奏明聖上，女子一體赴考；若不容許，那時我亦無可奈何了。」

說罷出了書房，入內說與夫人知曉。夫人驚駭，果然相公好眼力看出了。瑞雲小姐道：「女兒曾聞人傳說，嘉興八美，拳法精通，武藝高強。如今女扮男裝前來，何不請她們入內一敘。」

夫人便叫丫環去請，少刻眾姐妹搖搖擺擺而來。小桃頂了月姑之名，入內先與夫人見禮，然後與小姐相見。言語甚是投機，夫人又命丫環準備牀帳，怎奈沒有許多牀帳，只得把外面書房的搬將進去，留宿內堂。周爺在外書房，與樹春郎舅二人言談。至四更方才安歇。到次日周爺來見方治忠，細將樹春之事說明，方爺聽見此言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記得繼女前番告我說，她在家曾經描丹青八美圖一幅，那八美個個容顏嬌姿絕色，又兼學得一身武藝精通，古語雲怯者不來，來者不怯，但是女子，與例不合，如何考得武藝？我想用兵之際，多一個，好一個。」

即應道：「既是這般說，待我大膽兒與大國舅商議，奏明聖上。若得朝廷恩典許允，使她們同考，實萬幸也。」

周爺即便告辭回衙，說與樹春眾人知道，俱各大喜。聽候朝廷旨意。那方爺即往見大國舅韓爺，就把周爺言語複述一遍。韓爺應道：「此事須當奏聞朝廷，方才可以行。」

次日五更早朝，二位國舅出班奏道：「臣等聞知嘉興八美前來赴考，不敢自專，特來啟奏，請旨定奪。」

聖上大悅笑道：「朕想御妻進宮，一月之後，曾經作耍描就一幅丹鳳朝陽，又描一幅雙龍入海，玲瓏巧妙，比眾不同。遂喜問她何處講究如此精工？她說是自動學成的。看來筆法清奇，又說在家曾會八美形容。非惟丰姿美貌，更兼武藝超群。今聽卿等所奏，朕猛省御妻之言。即傳下旨意，若論正經考試，例無男女混雜，今因金錢山叛寇作亂，招選能人之際，華愛珠等准其另試；餘者著主試官量其藝勇推選，候朕御試定奪，欽此。」

二位國舅領了旨意，謝恩退班，回衙即差人傳請周都督到衙，說明君王准奏頒下聖旨，八美另場試考。周爺大喜，方治忠道：「若講柳樹春，我也聞名久矣，本該看他的人品才好，怎奈是個主試官，誠恐耳目招搖，反為不美。」

周爺道：「待等考畢之後，著他拜見便了。」

又談些閒話，起身辭別回衙。說與樹春知道，八美聞知，俱各大悅。那日開考主試官下了教場，放下三聲號炮，在官廳上端坐。眾官員依照名位站立兩旁，天下英雄齊集在教場等候開冊點名。看官聽說，皇榜雖雲不拘僧道一體許其赴考，然而出家人沒本事者居多；總使有幾個些少武藝者，到底是佛門弟子，還要圖什麼功名上進？所以並無僧道前來赴考。只有印然禪師一人而已。來在教場，與樹春遇見，師徒說不盡別後之話。少刻試官開牌點名，眾人各按名次挨列而進。

第一場考取弓箭，第二場考取槍刀技勇，第三場舉了千斤銅鼎。樹春舉起鼎盤旋一次，仍然放下。柴君亮只有半回，即放下。獨有印然禪師氣力很大，一雙手舉起鼎來，盤旋三次，面不改容，仍就放在原處。試官俱記其名，餘外諸人，也有的推拔不動，有的兩手略托一托，即叫呀喲，閃壞腰子了。若講策論，又是樹春為最。正場考畢，另考八美；試官憐她們俱是裙釵之女，免其舉了銅鼎，略看拳法技藝而已。考畢各歸周府，試官推取英才，奏呈龍案。朝廷降旨，著卷冊有名者候朕親臨御試。

次日天子排設鑾駕，親下教場御試，欽點柳濤為文武狀元，柴君亮為榜眼，楊晉探花，印然禪師亦俱進士。又試八美，看其武藝各不相上下，降旨柴素貞武藝精通，文才可用，應點元魁；但柳濤鼎甲有名，例無重複，候朕命下再行定奪。姐妹各歡喜回周衙而去。